

人生百味

扁担 水筒 老水井

张永祥

吴桥县东南一隅一个极其普通的小村庄,是生我养我的地方。每天朝迎晨阳,晚送夕阳,袅袅炊烟,牛马欢叫……水筒的节律伴着河水潺潺,还有皮孩子的欢笑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农村家家户户都挑水吃。一根扁担、两只水筒,还有一口盛水的大水缸。一般村子里都有一两口老水井,人们吃水就到老水井里打。拿起井绳,用井绳钩子挂在水筒梁上,系到井里,来回摆动,水筒满了往上拉。打满两筒水,抄起扁担往家挑。

我们村子西南靠近池塘的这口老水井什么时候挖的,存在了多少年,没有人能说得清。这口井是用青砖砌成的,井口是圆的,直径大概有1.5米,越往下内径越大。也许因为年代久远,老水井的四壁长满了青苔。

儿时,我们经常趴在井沿,水面映着我们稚嫩的脸孔,甚至残缺的门口。

挑水的扁担有木制的,也有用竹子做的。扁担讲究两头尖,中间儿宽,挑起来两头颠。无论是采自深山老林的桑木,还是取之峡谷山洞的毛竹,其外形都是筒朴自然,直挺挺的,不枝不蔓。在院子里的南墙或门洞的墙上打两个楔子,挑水扁担就放在楔子上面。

挑完水后,水筒靠水缸放着,下面垫几块砖头,筒底朝上,让太阳晒着。最早的水筒是木制的,被水浸泡后,特别沉。

再就是黑铁的,不过容易生锈,后来都换成白铁的。我家的水筒就是白铁的。

那年月,家家户户都少不了水缸。我家的水缸是棕色的,缸体上裂了一道竖纹,缸沿下用铁条打了一个箍,缸口盖着圆形的木盖,防止灰尘掉进去。

一缸满满的水,承载的是一家子的生活与希望。煮饭做菜,洗脸冲澡都靠它,就连养鸡养鸭也离不开它。一缸水不断地用,不断地补充。

夏天,每当我从外面疯玩回来,口干舌燥的时候,舀一瓢水“咕咚咕咚”一口气喝下。那股沁人心脾的清凉,甭提有多爽了。

每到冬季,水缸里的水会结一层薄薄的冰碴儿。对农家孩子来说,那冰碴儿带来的快乐是现在的孩子无法想象的。用水瓢小心翼翼地捞起冰碴儿,放在嘴里“脆响脆响”的。小嘴唇冻得通红,冰牙根,凉到心底,比吃冰激凌过瘾。

清晨,不知谁家的大公鸡领鸣一声,接着全村的大公鸡叫声此起彼伏。门栓声、狗吠声、水筒撞钩声……不时从全村各个角落发出,好不热闹。人们挑起扁担勾上水筒到井上打水,一路发出有节奏“吱扭吱扭”的响声……这吱吱扭扭的响声,宛似一首乐曲,亲切熟悉。

在一天的不同时段,老水井成了左邻右舍见面最多的地方。水井旁“叮咣、

叮咣”打水声,“啪嗒、啪嗒”的洗衣、洗菜声,孩子们打闹嬉笑声,女人们的说笑声,相互交织在一起,那可真热闹!

我学挑水是在十六七岁的时候。那些年父亲经常不在家,挑水都是母亲的事,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,我学着挑水。刚开始学打水,把水筒“嘭”重重地往老水井里顿,水筒始终浮在水面上。来挑水的大人见状,从我手里抓过井绳,左摆右摆灌满水,三下两下就把水打上来。

慢慢地,我也学会打水了,先把水筒倒立起来往井里放,然后摆动水筒的井绳,见差不多有半筒水了,就铆足了劲儿,左右手在井绳上倒换着,终于把水打上来。开始挑半筒,即便是这样扁担还是碍得肩膀疼,忍不住就用一只手扶着扁担。疼得实在受不了了,赶紧停下来,歇一歇,再挑起来走。

就这样,半筒、大半筒,然后满筒。挑水走路不紧不慢、不急不躁,扁担跟着颤悠悠的,挑水的路上就不用再放下歇息了。一根扁担,两只水筒,看着简单,挑起来并不简单,既需要力气,也讲究技巧。就这样挑水的扁担在我肩上摆了几年,直到村子里打了深机井,吃上自来水,我才从挑水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。

儿时乡村,谁家离得了扁担、水筒、老水井?扁担、水筒、老水井,那是各家各户的命根子。幽幽井水,滋润了一方水土,漫漫岁月,养育了一代代人。

百姓茶坊

把蔬菜摆成花

马俊

我经常去一个蔬菜摊买菜,因为摊主李姐是菜场里最与众不同的一个。在众多的摊位中,她的摊位像一股清流,有别具一格的特色。

李姐每天都会把她的菜摊精心布置一番。西红柿堆成圆形,周围摆满了黄瓜,红与绿搭配,看上去像一朵巨大的花。虽然花型粗拙,没有什么精巧之美,但是这样的构思,可以看得出摊主的用心。绿叶菜竖着放,高低错落,看上去郁郁葱葱的,仿佛生长着的绿植一般。

她的菜摊,把各种颜色的蔬菜分门别类,然后巧妙搭配,远远看去花红柳绿的,好像不是卖菜的,而是卖鲜花的。把蔬菜摆成花,小小的菜摊便有了烟火和诗意相融合的特色。

我感慨于李姐的用心,觉得她是个怀着诗心做事的人。当然,还有些顾客不在乎这些,还说李姐太矫情,反正那些蔬菜迟早会被翻个乱七八糟,何必摆放得那么精细呢?他们觉得李姐这样做,不过是搞个噱头,单纯就是为了招揽生意。李姐却说,她每天多花20分钟就能把蔬菜摊摆得漂漂亮亮的,主要是自己看着开心。

早晨用这种“开花”的姿态来迎接新的一天,一整天都是愉悦的。顾客少的时候,她会随时收拾菜摊。多日修炼,她的妙手似乎有点石成金的魔力了。多凌乱的摊子,经过她三下两下一摆,立马整齐漂亮起来。

我理解李姐的心意和情怀。纵然生活艰辛,也不忘给自己一份美好和诗意。靠着这样一份美好和诗意,对抗生活中所有的辛劳和苦涩。再看别的蔬菜摊,大部分都是凌乱地把蔬菜堆起来,西红柿混在黄瓜里,辣椒掺在土豆里。再经过顾客的挑挑拣拣,就更乱了。

的确,大家都知道卖菜是件很辛苦的事,摊主们早晨天不亮就开始准备,晚上很晚才收摊。一天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,谁还有心思收拾?而李姐就不一样了,她的脸上总是带着微笑,而且比别人多了一份淡定和从容。她说,这些事都是要做的,何必带着满腹怨气呢?

把蔬菜摆成花,其实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诗意的工作态度。工作总是要做的,怀着怎样的心情去做,决定了这份工作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。如果仅仅是谋生手段,势必会觉得艰辛,从而没有心情好好打理。如果把工作当成热爱的事业去做,一定能够从中发掘出这份工作被别人忽略的魅力。

想起我的一个同学,那天她一直在练习一首歌《月满西楼》。因为她要讲李清照的词,打算在课堂上为学生唱这首歌。我说,想听的话网上找歌曲不就行了。她却说自己唱才能带动学生的积极性,也会让自己全情投入,完全融入诗词中。那样的课堂氛围,是她所向往的。她也是在怀着诗心工作。

我们生活中,有不少人都是怀着诗心工作的。生活中除了艰辛,还有诗和远方。

城市农夫的诗意生活

彭涛

我家的阳台上,有一个充满诗意的袖珍小菜园。

我家的阳台面积不大,狭长的空间里,有一半地方被父亲找来的矩形泡沫盒子和圆形花盆占据。在那些大大小小的盒子和花盆里,父亲种上了青菜、辣椒、茄子、大蒜、小葱等蔬菜,层层叠叠、高高低低,让小小的阳台充满了田园诗意。

说起这个袖珍小菜园的来历,过程还真是挺曲折的。10多年前,我把退休后的父母接到城里来和自己一起住。父亲刚来那一阵子,情绪不是很好,我问他有啥不高兴的,他也不说。

有一次,我下班回家得早,发现父亲正在小区的绿化带里种菜。我马上阻止

他说:“爸,这儿不能种菜,绿化带是公共设施,不是私人菜园,物业看见了会罚款的。”听我说要罚款,老爸赶紧把刚种下去的菜拔了,一脸无辜地说:“我不知道这规矩,只是觉得这么好的土地用来长草怪可惜的。”我没有多说什么,带着他一起回家了。

又过了几天,我发现阳台上多了几个破破烂烂的泡沫盒子和花盆。我问母亲:“妈,为啥要捡这些破烂回来?”母亲说:“是你爸,他想要用这些东西种菜。”“为啥要种菜,还需要在阳台上种?”我十分不理解父亲的做法。母亲说:“你爸平时太无聊了,既不打牌,也不跳舞,再说他退休前就喜欢种点菜,

老把自己当个农民!”

自从阳台上有了这个袖珍菜园,父亲的情绪好多了。浇水、捉虫、除草,父亲像伺候宝贝般对待那些蔬菜。那些蔬菜也格外地给面子,绿意盎然,长势喜人。有一天,我听到父亲在和之前的老同事打电话,他在电话里说:“种菜阳台上,悠然见南山,哈哈……我现在是个城市农夫,天天忙着种菜呢!”

好一个“城市农夫”,这个名字挺有意思的。听着父亲电话里开心的笑声,我对父亲快乐的退休生活有了笃定的信心。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,在远离地面的阁楼里,父亲用一方狭小的空间培植了田园的乐趣,也诗意了退休后的生活。

人生感悟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息平台号码为15100868801。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【书香伴天涯】

书籍,是旅途中最美的行囊。它如同一位知己,悄悄地陪伴着你,任由你静静地观看,轻轻地翻卷,任由你勾画圆点和涂鸭。在安谧清静的校园里,在舒适而温馨的家庭中,有了一本的陪伴和点缀,也便多了一份文雅而鲜活的气息。

——管淑平

【沿途的风景】

汽车出城不久,满眼青山绿水,周围尽是花香鸟语。一会儿,就有人喊道:“快看,左边的风景真好。”正在开车的朋友告诉大家,不急,前面的风景更美。没过十分钟,又有人尖叫道:“右边的那片花海开得真艳啊”。是啊,最美的风景往往在路上,最好的幸福在陪伴成长的过程中。

——李勇鸿

【纳凉】

到了傍晚,太阳落山,村里的广场舞队开始在小广场跳起了舞,老人孩子们也赶过去凑热闹。夏夜的凉风吹得树叶沙沙作响,悦耳的蝉鸣,此起彼伏的蛙鸣,还有远处传来的笑声,奏成了夏天最动听交响曲。此时人们乘着凉沉浸在这美妙的音乐声中。

听,风乘着树叶飞奔而来,夏夜的星辰更加灿烂了。

——孙小妮